

风吹榆树林(散文)

□高坚

养畜牧河缓缓地流动着,地平线上冉冉再起的朝阳,把金色的颜料涂抹在河面上,微微的风拂过河面,河水一会儿金黄金黄,一会儿青紫色,两种颜色互相争锋又交相融合。河对岸的榆树林榆钱缀满枝头,一片金黄,层层叠叠的金黄不用朝阳调色,一片榆树林的榆钱用自己的色素描着清晨的养畜牧河。

母亲脱下布鞋,光着脚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河对岸,初春的河水冰凉刺骨,一会没过膝盖,一会没过腰身,最害怕发生腿抽筋,腿抽筋站不稳容易让河水冲走,有生命危险。从养畜牧河桥绕回走半天,河对岸的那一片榆树林看着不远,真的涉水走向河对岸还是挺远的。母亲挎着白柳条筐,她是去河对岸采榆钱,到了河对岸,那么美丽的风景她是无暇欣赏的,榆树上缀满一串串榆钱,有些浅白的榆钱是快要结榆籽的,金黄的、闪着亮光的才是嫩榆钱。母亲一串串撸着,塞进口中,有滋有味地吃着。榆树林不知道,榆钱儿更不知道,去年庄稼歉收,家里青黄不接,早饭被上学的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光了,母亲只能饿着肚子。进入母亲肠胃里的榆钱儿一定很香,那种饥饿时的香是怎样的一种香啊!只有母亲能体味,母亲不说,那一串串榆钱不说,那一片榆树林不会说。填饱肚子的母亲将一串串的榆钱撸进柳条筐,金黄色的榆钱儿装满白色的柳条筐,升上来的太阳照在上

面,像满筐的金子闪闪发光。母亲还不忘捡榆树林里掉落的枯枝,找湿柳条捆好。来到河边,一只手小心翼翼把满筐金色的榆钱顶在头上,另一只手夹着榆树枯枝,随着河水悠悠晃晃走向河对岸。

回到家后,不顾疲劳的母亲把榆钱儿洗净,附着清水的榆钱儿撒上黄玉米面,均匀地搅拌后,铺在蒸屉上,填上清水,盖上锅盖,母亲管这种做榆钱儿的食品叫布络。中午我和妹妹放学的时候,老屋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走到篱笆门前,一股蒸榆钱布络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和弟弟妹妹吃得开心吃得香甜,剩下靠锅边有些烧糊的、残存的布络母亲抖落到粗瓷碗里,坐在厨房的角落吃下去,当时我们浑然不知。

榆钱儿飘落以后,雨季来临,养畜牧河水上上涨,母亲赶着小毛驴车,经过养畜牧河上的三家子桥去榆树林采一种叫“兔子拐棍”的药材换钱贴补家用。飘落一地的榆钱儿堆积在梭梭丛里,渐渐腐烂融入梭梭的根部,这时“兔子拐棍”就从梭梭的根部钻了出来,母亲采摘梭梭丛的阳面,“兔子拐棍”花萼淡黄白色或淡紫色呈三角状卵形很好认。后来在《本草纲目》第八卷草部里查到母亲采的“兔子拐棍”名叫肉苁蓉,主治五劳七伤,补中,养五脏,强阴益精气。采草药时,母亲也会捡榆树皮。村庄里的木匠选择成材的榆树伐倒,做牛马车的车轱辘,做木犁的犁身,破开打榆木箱

子。这时木匠先把榆树的皮剥下来,放河水里泡一阶段,泡透了的榆木不会炸裂。母亲来到榆树林捡木匠剥下来的榆树皮,抽出最里面那一层背回家,晾干以后,在石碾上碾碎,用筛箩筛出榆树皮粉。母亲把它掺到黄玉米面里压成饼,我在村庄里借来榆木烙饼床子,一边在灶膛里填榆木枯枝烧火,一边在烙饼床子的横木上压,掺了榆树皮粉的黄玉米面变成长短不一的烙饼落进锅里,随着滚烫沸腾的开水慢慢翻腾,煮熟的烙饼像无数根金黄透亮的长线,不像平时的玉米面会断开,化成面糊糊。火盆上炖着的碎咸菜卤子也刚刚好,新压出来烙饼的清香混合着碎咸菜卤子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冬天的榆树林是属于猎人赛乌塔二表舅的,他有一把装火药和铁砂的砂枪,砂枪的把用榆木制成,枪管是长钢管。雪后,二表舅拉开枪保险,安上枪击针,塞上火药、铁砂,寻着野鸡、沙半鸡的踪迹,往榆树林深处走去。远远地听到“砰”的一声,一定是二表舅击中了猎物。二表舅还养了两只猎犬,一种叫铃蹄的细狗,二表舅托朋友用一头黄白花大母牛从辽宁省换回来的小狗崽,经过一段时间训练,猎犬就能抓狐狸。冬天的狐狸长出绒毛,皮质非常好,是做皮毛和皮衣的上好料子。一

入冬,村庄里就会有河北、辽宁等地的客商常住在此,坐等收猎人的皮张。用砂枪眼破坏的皮张,价钱会减半。二表舅在榆树林码踪码到狐狸的踪迹,就会把猎犬的牵绳解开,两只训练有素的猎犬,一只负责追击,一只负责设伏,很少有狐狸逃出它们的追捕。有一次母亲看见,这两只猎狗把一只狐狸追进村庄咬死,二表舅在村外的大槐树上吊起来扒皮后,将狐狸皮直接卖给皮贩子。母亲赶到现场想阻止时,已经来不及了。那血腥残忍的情景,气得母亲大病一场。赛乌塔二表舅用卖狐狸皮的钱在供销社买来礼品看望母亲,母亲狠狠训斥了他,从此和赛乌塔二表舅不相往来。后来,听说赛乌塔二表舅的猎枪被派出所收缴了,他也不再打猎,在信用社贷款买了一帮羊,猎狗被他训练成了牧羊犬,养畜牧河边的榆树林里再也没有响起猎枪的声音。

我站在河对岸,一直没有像母亲一样趟过河去,我怕惊扰河对岸只言片语的记忆。

我站在河对岸,让风吹过那片榆树林,素描成记忆的封面。



风,一缕凉(外一首)

□任学海

朗日初晓
婆婆的衣角轻扬
风儿
从口袋里漏出一缕缕凉
捧着这份爽意
如一泓清泉
洗礼那午午的灼浪
白云爱我痴
冷与热
原是丈量生命的尺
荣枯有时
摘下熟透的果
舌尖闻香顾自慢慢品尝
绿丛里几片斑驳的叶
刷到一段故事的尾声
也酝酿着更绚丽的远航
走过麦田
每一穗都裹着秋风的思想

秋风有约

秋风徐来
稻花香香我故园行
樽摇泛琥珀
五谷又年丰
檐角依然灯火明
明月夜秋风有约
诗情共醉
一年一季转秋光
老宅枫叶几多红
笑看往事如烟
雨朦胧
曾与邻童吟金曲
问酒年华梦
珠帘影斜小窗留翠
落叶悄悄传情
故友榴花小聚
菊盛有芳忧昨日
此地无声胜有声

乌拉盖的风

□徐常玲

风把云朵揉成碎银
撒在布林泉褶皱里
马牛嚼着夕阳
蹄子叩响草原的肋骨
毡房灯是夜的纽扣
它解开星子的絮语
远处的篝火在跳安代舞
把影子甩成流动的河
我数草叶上的露水
每一滴都盛着
天空倒过来的蓝
和勒勒车碾过的车轮
当晨雾漫过牧包的经幡
所有的脚都成了路标
指引心回到最初的辽阔
乌拉盖的玉壶
可汗山上的兵马俑
野狼谷九曲湾
酷似银河落天边

秋的味道(外一首)

□东方惠

总是要在秋风里待些日子
秋风是甜的,有时带点酸
像那些火龙果,鸡心果
以甜里带着酸的风格展示自己
中秋的味道是最好的,只有
晚秋,萧条而五味杂陈
晚秋的天,像卸掉了心事
晴空万里,蓝得一览无际
秋的味道是最值得留恋的味道
但我怎么也挽留不住它。因为它
只有一个季度,不能不走到
了日子,冬就等在秋天的家
门口,逼秋尽快让出位置
秋没有赖着不走,只把那些
甜美的味道,留在人的心里

在秋风里坐下

在秋风里坐下
观摩,秋风为树叶搬家
秋风,能不能陪我去看故乡的
她,是否等着我回家
小河在山里转
满山红叶拥着彩霞
夕阳落山了,落进梦中
夕阳,听我俩说的悄悄话
在秋风里坐下,秋风把乡愁
送进我在地心里的家

在秋风里坐下,靠近了
生命的秋天,我更想家



又见老瓜瓢

□刘桂兰

傍晚在街心公园散步时,路边一株缀着细碎乳白小花的植物勾住了脚步。蹲下身细瞧,叶片呈线型,对生着像一对对小巧的括号,藏在叶腋里的花苞如小米粒般精巧。哦,这不是老瓜瓢么!指尖刚要触到那纺锤形的绿果,恍惚间又回到童年那片杨树林,鼻尖似乎又萦绕起草木蒸腾的潮气,耳畔飘来伙伴们“我又找到一个!”的雀跃呼喊声……

老瓜瓢学名叫地梢瓜,传统中医认为,地梢瓜全草及果实可入药,具有益气、通乳、清热降火、生津止渴的作用。它们在北方的野地向来活得泼辣潇洒。树林边缘、坡地石缝、水沟沿岸,随处可见它蔓延的藤蔓,仿佛撒把种子就能扎根,沾点雨露便疯疯长。但要最繁茂的去处,还得是故乡村南那片杨树林。每年七月,草木把大地织成绿锦,我们这群淘孩子便成了锦缎上跳跃的光斑,裤脚沾着苍耳,衣兜塞着野果,笑声能惊飞鸟梢的麻雀。

有一天中午放学后,扒拉两口娘做的茄子酱拌米饭,就拽着二柱、丫蛋去了树林。北方的七月初,正是草木疯长的时节,草地里缀着各色小野花,蚂蚱蹦跳着撞进裤脚,扁担勾展开绿翅掠过肩头;空中的蜻蜓停在狗尾草尖,蝴蝶的翅膀薄得像层彩纱,整个树林活成了热闹的童话世界。我们追着蜻蜓跑成一团,扑着蚂蚱滚在草里,直到浑身淌汗才蹲在树荫下,慢悠悠地在藤蔓间扒拉——绿嫩的老瓜瓢一掐就冒白汁,甜丝丝的像掺了露水,既能解馋又能解渴。几个孩子你递我一个,我塞你一把,连指尖都沾着清甜味。

小孩子向来没有时间观念,等玩得尽兴才瞥见太阳偏斜,慌慌张张往学校跑时,语文课已上了半节。语文老师一向温和,只是皱着眉看了看我们黑红的小脸,便让我们归位听课。可没撑几分钟,眼皮就重得像挂了铅块——丫蛋先把头埋进胳膊弯,我也跟着



西辽河
张嘉海 摄

祥瑞草原

张嘉海 摄

打了个盹,直到后脑勺被轻轻敲了一下才惊醒。“你们几个真有心!”老师的声音带着火气,却没真动怒,“马上下课了,迟到了不说还上课睡觉,今天的课文背不会,谁也别想回家!”我们耷拉着脑袋站着,强打精神背着《为人民服务》……

说起来,那片树林真是座天然的宝藏。开春时茵陈刚冒绿芽,我们挎着小筐蹲在地上薅着,带回家让娘掺着玉米面蒸“布络”,蘸蒜泥吃能多扒两碗饭;挖婆婆丁专挑带紫

根的,洗干净蘸大酱,嚼着带点微苦的清香;就连车前草的嫩叶,焯水后拌上香油,也是下饭的好菜。一到秋天,草叶泛黄,蒿子干枯,我们便扛着竹耙子去搂柴禾,干枯的蒿草捆成捆,树叶装满筐,背回家能烧上半月。柴垛时见了裂开的老瓜瓢,就把带白绒毛的种子埋进土里,仿佛这样,来年的清甜就准能生根发芽。

岁月轮回,如今超市货架上的热带水果堆成小山,反季蔬菜码得齐整,口腹之欲早

已不满足。可再见到这株老瓜瓢,心底还是泛起一阵熟悉的暖意。那些藏在枝叶间的纺锤形果实,不只是清甜的滋味,更是童年里无拘无束的时光印记——是午后树林里追逐的风,是伙伴们分享果实的笑,是被老师训斥时既委屈又偷偷乐的小心思。

再看这株老瓜瓢,细碎的白花,在晚风中轻轻一晃,倒像是在提醒我:那些和自然贴得很近的日子,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欢喜,其实一直都没走远。

牵牛花

□沈德红

初识牵牛花,是在我的童年时代。

初秋的一个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窗外盛开的牵牛花儿。

妈妈用一个废弃的铁盆,栽种着几颗牵牛花,用几根长棉槐条作为爬架,牵牛花儿顺着棉槐条攀爬,一直爬到屋顶,有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弟弟说牵牛花儿像小喇叭,我说像小铃铛。

当教师的妈妈纠正说像星星。妈妈说牵牛花在七夕节时开放,七夕那天躲在牵牛花架子底下,能听到牛郎织女说话呢。

光阴似箭,我远嫁到辽宁。我的婆家承包了乡里的林场,在山里安家落户。偌大的山沟沟里,只有我们一户人家,寂寞可想而知。

让我颇感欣慰的是,这个山沟沟,到了初秋时,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牵牛花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牵牛花,把山沟沟装扮成了世外桃源。想家了,我就走出屋门,去探望牵牛花儿,去和牵牛花儿说说话。牵牛花儿好像听懂了一样,微风吹拂,她们就向我跳起舞蹈,曼妙的舞姿,让我陶醉,忘记了烦恼。

山里鲜有人来,我家就没像其他人家那样垒起红砖院墙。可院子随意敞开着,山上偶尔会有狼嚎。考虑到安全问题,爱人决定垒一个院墙。又从收破烂的朋友那里买来很多废旧钢铁、铁丝网,焊了一个简单的大

门,大门底下安上一个滑轮,开门关门特别灵便轻巧。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样简陋的紧靠玉米地那一面院墙,竟然被牵牛花占为己有。

我不知道这些牵牛花儿,是何时把种子撒下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在屋里看书闲了,出去散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数不清的牵牛花绿色藤蔓,在铁丝网上攀爬,已经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屏障。

都说女子爱花儿,我亦如此。自从院墙上有了牵牛花,我有时间就去拜访她们。牵牛花的藤蔓以蜿蜒的笔触在篱笆上书写天空的诗句,每片绿叶都是未完待续的章节。

我每天在院外劳动,累了,一抬头,满眼都是牵牛花婉约的身影,顿感心旷神怡。

我在心里说,我每天路过,你天天盛开,我好幸福哦,那就让我们合影留念吧。我把自拍架摆好,相机设置三秒延迟拍照,和牵牛花儿亲密合拍了一张张特别有质感的照片。

和牵牛花相伴久了,我才知道,牵牛花每天在清晨四点左右绽放,晚上开始闭合。她们的生命太短暂了,心里感一阵一阵疼惜。

可让我惊叹的,牵牛花并不畏惧生命短暂。这朵牵牛花凋萎,那朵牵牛花依旧盛

开。就像大戏台上的演员,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每次去探望她们的时候,看见的都不是同一朵牵牛花。

迎面而来的仍然是像水墨画一样的花墙。

说句实话,自从远嫁到这个山沟沟里,我的心理健康受到很大的伤害。人是群居动物,一个人在山里待久了,变得思维迟缓,目光呆滞,心里面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牵牛花儿的陪伴下,也日见成熟稳重。一朵牵牛花儿仅仅开放一天,却在有限的生命里完全绽放。这种“向死而生”的哲学,常常暗示我要珍惜当下。特别是牵牛花儿依靠藤蔓攀附向上攀爬,即便环境恶劣,也能快速适应环境,这种“逆境中永不言弃”的精神鼓励着我,让我一蹶不振的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认知。

2014年,网络完全普及。我买了手机,开始在网上大量阅读书籍,因此也萌发了写作的念头。从第一篇文章在报纸发表后,我便一发不可收。

有一段时间,因为山里没安宽带,网络信号不好,我投稿遇到了困难。投稿发送几次都失败后,我被气哭了,决定再也不写作了。我扔下手机,走出屋门,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牵牛花儿的身边。

秋风带着丝丝凉意扑面而来,牵牛花儿

开得正热烈。姹紫嫣红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挂在高高的树杈上、玉米秧上。有几个藤蔓掉落在地上,它居然抓住小草的身体往前爬,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花朵竟比高处的花朵更丰满艳丽,让人心生钦佩和爱怜。

我寻了块石头,坐下来,久久凝视着这一朵朵牵牛花儿,心里面的沮丧渐渐消失,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敢、坚强在心底滋生,我全身充满了力量。

回到屋后,我又拿起了手机,找了一位有电脑的老师,请他帮忙把稿子投了出去。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已经写作十年。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笔耕,在全国100多家报刊发表了400多篇文章,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我接受过媒体采访,中国传媒大学的两名学生以我为原型拍摄的纪录片《山·羊》,获得2025年国际电影节短视频人文类二等奖。

我成了一位在土地上耕种,同时又在文学的沃土上笔耕的新时代农民。

日子依旧在过,牵牛花儿仍然在开放。这个山沟沟,因为有了牵牛花儿,才有了我的别样人生。

